宋鑑

五之六

英宗
神宗

共二十

資治通鑑節要續編卷之五

宋紀

附遼紀

英宗皇帝

諱曙。仁宗養于宮中。立為皇子。初名曰宗實。濮王允讓之子。太宗之曾孫也。優禮大臣。愛民好儒。足為良主

在位四年　壽三十六

甲辰　治平元年　契丹清寧十年　夏四月。放宮女還其父家。凡三百二十五人。從司馬光之言也。○皇太后還政于帝。封韓琦為魏國公。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

韓琦請太后歸政

事稟帝。裁決悉當。琦即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琦即稱前代如馬鄧之賢。不免貪戀權勢。今太后便能復辟。誠馬鄧之所不及。未審決耶何日撤簾。太后遽起。琦即厲聲命鸞儀司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太后衣也

呂氏中曰 當國家危疑之日。大臣以

能任事者。一曰德望。二曰才智。有才智而無德望以鎮之。則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無才智以充之。則未足以辦天下之事。故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韓魏公不動聲色。垂紳搢笏。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者。蓋自慶曆嘉祐之時。可屬大事。重厚如勃。其德望服人心久矣。至於處事應變。胷中

才智又足以運用天下。此其所以正英宗之始歟。在真宗之初。則有呂端。在仁宗之初。則有王曾。皆安國家定社稷之名臣也

作孝嚴殿于景靈宮（奉仁宗御容也）秋八月。錄周世宗後〇內侍任守忠有罪。竄州安置。初。章獻太后臨朝。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權寵過盛。仁宗以未有儲嗣。屬意于帝。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

韓琦召守忠貶之

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又乘帝疾。語言誕妄。交搆兩宮。司馬光呂誨交章論之。然猶未即加罪。一日韓琦出空頭敕一道。歐陽脩已簽。趙槩難之。脩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槩不敢違。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責斬州。取空頭敕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為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咸快之。○九月。復武舉。○冬

十一月。剌陝西民為義勇軍○十二月。西蕃木征以河州来附初。唃厮囉娶李立遵女生瞎毡。立遵既與唃厮囉不協。李氏寵亦衰。斥為尼于廓州。而鍋其二子。二子乃結母黨李巳全。竊母奔宗哥城。唃厮囉不能制。寶元中磨毡唃死。國人立其子瞎撒欺丁。李氏懼孤弱不能守。乃復請屬唃厮囉。瞎毡則居龕谷而死。瞎毡二子。長曰木征。居河州。少曰瞎吳叱。居銀川。而董毡與母別居。有衆六萬。獨有河北之地。由是唃厮囉所部分矣。至是木征率其衆来附

○吳奎以父喪去位○以王疇為樞密副使

詔議濮王禮

乙巳 二年 契丹咸雍元年 春正月 契丹 立梁王濬為太子 生八歲矣 ○二月。王疇卒 ○三月。行明天歷 周琮所造也 ○夏四月。詔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初。知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事言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夫人王氏。韓氏。仙遊縣君任

司馬光奮筆濮王稱皇伯

氏合行典禮。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乃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為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衆以為然。議成。珪即命吏具以光手藁為按。而上奏曰。先王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是以秦漢以来帝王有自旁支

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為帝后者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凡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祗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統承祧先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

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為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攷之古今。為宜稱於是中書奏王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為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參知政事歐陽脩引喪服大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降三年為期。而不沒父母

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議奏。詔下。而太后手詔詰責執政以不當議稱皇考。六月甲寅。帝乃詔曰。如聞集議不一。權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五月。以陳旭為樞密副使。○詔宗室封王者子孫襲爵。○秋七月。富弼罷。弼以足疾求解政。

乃以使相鄭國公判揚州○張昇罷昇請老帝曰太尉勤勞王家詎可遽去但命五日一至院進見毋舞蹈司馬光亦疏昇忠謹清直不可干以私請留于朝而昇求去益力乃判許州○以文彥博為樞密使呂公弼為副使彥博自河南入覲帝曰朕之立卿之功也彥博悚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功之有且陛下登儲纂

雨壞屋漂民

詔求直言

極之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預焉。帝曰。備聞始議。卿於朕有恩。彥博避謝。不敢當。〇八月。京師大雨。平地涌水。壞官私廬舍。漂人民畜產不可勝計。是日帝御崇元殿。宰相而下。朝參者十數人而已。詔開西華門以洩宮中積水。水奔激殿侍班屋皆摧沒。人畜多溺死。官為葬祭。其無主者千五百八十人。乙未。詔中外臣僚。並許上

實封言時政闕失及當世利害執政大臣其協德交脩以輔不逮司馬光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災異甚衆曰有黑子淮江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京畿東南十有餘州廬舍沈於深淵浮苴棲於木末老弱流離捐瘠道路許潁之間積尸成丘既而歷冬無雪暖氣如春草木早榮絲縕以黑風今夏疫癘大作彌數千里至秋幸而豐熟未及收穫

司馬光言災異

而暴雨大至。一苗半穗。蕩無寸遺。都城之內。道路乘桴。官府民居。覆沒殆盡。死於壓溺者不可勝紀。陛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之咎乎。當陛下初得疾之時。聞皇太后於先帝梓宮之前為陛下叩頭祈請。額為之傷。豈可謂無慈愛之心。不幸為讒賊之人。交相離間。遂使兩宮之情介然有隙。就使皇太后有不慈於陛下。陛下為人之子。安可遂

生忿恨乎。先帝擢陛下於衆人之中。升為天子。唯以一后數公主屬於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皇太后之懽心。長公主數人。皆屏居閑宮。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陛下益事謙遜。深自晦匿。凡百奏請。不肯與奪。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或非才而驟進。或有罪而見寬。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國家置臺諫

之官。為天子耳目。防大臣壅蔽。陛下當自察其是非。今乃復付之大臣。彼安肯以已之所行為非。而以他人所言為是乎。此乃陛下所以獨取拒諫之名。而大臣坐得專權之利者也○冬十一月。吐蕃喻厥囉卒。以其子董氈為保順節度使

立濮王廟

丙午 遼咸雍二年 三年

春。正月。契丹復國號曰遼○詔立濮安懿王園廟。以王子宗

懿為濮國公。主祠事。貶侍御史呂誨等于州縣。初濮王崇奉之議。久而未定。翰林學士范鎮上言曰。陛下既以仁宗為考。又加於濮王。則其失非細。宜如王珪等議。執政惡之。侍御史呂誨。范純仁。（仲淹子）呂誨等攻韓琦也　趙瞻。監察御史呂大防。同知諫院傅堯俞等。復引義固爭。以為王珪議是。章七上而不報。誨又與純仁。大防。共劾歐陽脩首開邪議。妄引經據。陷陛下於過　歐陽脩

舉。請下脩于理。正。琦傅會之罪。亦不報。既而太后手詔。尊濮王為濮安懿皇。稱親。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並稱后。自是公論愈激。呂誨謂長君臨御。萬幾自出宸斷。何必假母后命以拑公議之口。使天下歸怨謗於人主。今復以移於母后。政府雖巧飾百端。終為負先帝之恩。虧陛下之義。違聖人之禮。失四海之心。皆繳詰待罪。誨純

仁。大防鎮堯俞等。皆罷誨知蘄州。純仁通判安州。大防知休寧縣。鎮知陳州。瞻通判汾州。時瞻堯俞使契丹還。即上疏乞同貶。帝眷注堯俞。除侍御史。力辭。遂知和州。司馬光乞罷。不許。呂公著請還誨等。不從。亦罷。知蔡州誨等既出。濮議亦寢

新安胡氏曰歐陽脩倡議以誤韓琦。韓琦主議以誤天子。始於講學不明。終於執以私意。可勝惜哉。善乎呂氏中之論曰。以禮考之。稱親固非矣。稱

伯亦未安也。程子曰。為人後者謂其所後者為父母。而謂其所生者為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不可得而變易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是以先王制禮。既降其服以正統緒。然不以正統之親疎而皆為齊衰期以別之。則所以明其至重而與諸伯叔父不同也。觀程子之言。則歐

陽脩稱親之義。其失禮固已甚矣。而稱伯者。又不能推其所生之至恩。以明尊崇之正禮。乃欲奉以高官大爵但如期親等屬故事。則亦非至當之論也。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若曰皇伯父某國大王。而使其子孫襲爵奉祀。則於大統無嫌疑之失。而在所生亦極尊崇之道矣。嗚呼。當時無有能明此義者。遂使歐韓之執見不可

司馬光脩通鑑

復回。卒陷其君。上不孝於先帝。次亦不得為孝於濮王。可勝惜哉

夏四月。命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司馬光編歷代君臣事迹。於是光奏曰。紀傳之體。文字繁多。切不自揆。嘗欲上自戰國。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書。凡關國家之盛衰。生民之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傳體為編年一書。名曰通志。其上下貫

穿千餘載。固非愚臣所能獨脩。伏見翁源縣令劉恕。將作監主簿趙君錫。皆有史學。欲望特差二人。與臣同脩。詔從之。其後君錫父喪不赴。命太常博士劉攽代之○胡宿罷。以郭逵同簽書樞密院事○夏主寇大順城。趙明敗之○秋。九月戊子朔。日有食之○冬。十月。以郭逵為陝西四路沿邊宣撫使。判渭州○詔三歲一試舉人○十一月。帝有疾。十二

月。立潁王頊為皇太子。大赦。先是韓琦入問起居。因進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頷之。即召學士承旨張方平至福寧殿。帝馮几言不可辯。方平進筆請。乃書來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言曰。必潁王也。適長而賢。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方平退草制。太子既立。帝因泫然下淚。文彥博退謂琦曰。見上顏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亦不能不

帝崩

動也

丁未四年遼咸雍三年春正月帝崩于福寧殿年三十六

陳氏桱曰英宗以明哲之資膺繼統之命臨政必問故事與古治所宜每有裁決皆出群臣意表雖以疾疢不克大有所為然使後世欽仰高風咏歎至德何其盛哉

皇太子即位

皇太子即位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

后。皇后曰。皇太后〇以吳奎為樞密副使〇以韓琦兼侍中。文彥博兼中書令〇二月。立妃向氏為皇后（太尉敏中之曾孫定國留後經之女。帝為潁王。納為妃）〇進封李曰尊為南平王〇三月。歐陽脩罷。脩既以議濮王典禮為呂誨所詆。惟蔣之奇以脩議為是脩薦之奇為御史。衆因目為姦邪。之奇患焉。思所以自解。會脩婦弟薛宗孺有憾於脩。造帷薄不根之謗。因以劾脩。帝

司馬光入翰林

詰之辭窮。之奇等被黜。脩因力求退。乃以觀文殿學士。知亳州自五代以來。文體卑弱。鏤刻駢偶。穆脩於是獨為古文。然力不足以變士習。脩遊隨州。得唐韓愈遺藁於廢書篋中。讀而心慕之。苦心探賾。至忘寢食。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崇義公柴詠致仕。以其子若訥襲爵。○以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光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

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為光對曰臣不能為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誥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耶是職非卿其誰能堪之光乃就職○以吳奎參知政事○閏月以王安石知江寧府先是帝謂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赴頗以為不恭今又不至果病耶有所要耶吳奎對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群牧見其護前自用所為迂闊萬

光言心術之要

一用之。必紊綱紀矣。乃命是職○夏。四月。以司馬光為御史中丞。光上疏論心術之要三。曰仁。明。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信賞必罰。言甚切至。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事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秋。八月。葬永厚陵○以周後柴貽廩為三班奉職○九月。召王安石為翰林學士。曾公亮疾韓琦專。因力薦安石。覬以間琦也○韓琦罷。琦執政三朝。

韓琦罷相

或言其專。帝頗不悅。中丞王陶因劾琦不押常朝班。琦求去益力。帝不得已。以琦為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琦亦感泣。帝曰。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對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荅。琦蚤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愠不見於色。居相位再決大策。以安社稷。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

賢相富韓

之際知無不為或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矣琦嘆曰是何言耶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聞者愧服其所建請唯顧義之所在無適莫心與富弼並著勳業故時人稱賢相者必曰富韓○吳奎陳旭罷○以呂公弼為樞密使張方平趙抃參知政事邵亢為樞密副使抃入謝

帝謂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治簡易。亦稱是乎○復以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呂公著乞解知通進銀臺司。從之。光論張方平不協物望。難居政要。帝不從。還光翰林。呂公著封還除目。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為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遂解銀臺司而光還翰林○冬十月。張方平以父喪去位○初御邇英閣。召侍臣講讀經史○种諤襲慶[夏]

御製資治通鑑序

嵬名山以歸遂城綏州西方用兵蓋始於此夏監軍嵬名山。部落在故綏城。名山弟夷山請降。因遂襲名山○司馬光初讀資治通鑑。帝親製序面賜光令俟書成日寫入。又賜潁邸舊書二千四百二卷

資治通鑑節要續編卷之五

資治通鑑節要續編卷之六

宋紀　附遼紀

神宗皇帝

諱頊。英宗長子。即位之初。勵精求治。不御畋遊。不治宮室。惟勤惟儉。將以大有為也。熙寧元豐間。誤於王安石之黨。變亂法政。紛紛制作。用兵西北。卒無成功。蓋由志大而才小故也

在位十八年　壽三十八

戊申　熙寧元年　遼咸雍四年　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帝不受朝。詔宰臣極言闕失。

唐介參政

○趙槩罷。以唐介參知政事○二月。以孔若蒙襲封衍聖公○三月。夏國主諒祚卒。子秉常立秉常年七歲矣。諡諒祚曰昭英皇帝。廟號毅宗○夏四月。詔翰林學士王安石。越次入對。帝問為治所先。安石對曰。擇術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耳○六月。詔錄

初封太祖之後

唐魏徵。狄仁傑後。○河決恩冀瀛州。○秋。七月。以陳升之知樞密院事。升之。即旭也。以避帝嬸名。以字行也。○京師地震。○八月。復行崇天歷。○京師地震。○九月。初封太祖曾孫從式為安定郡王。帝謂創業垂統。實自太祖。顧無以稱。乃下詔封楚康惠王德芳孫舒國公從式。奉太祖祀。世世勿絕。明年復詔宣祖。太祖。太宗之子。皆擇其後一人為宗。世世封公。以奉其祀。○冬。

光辯安石言理財

十一月。有事于南郊。赦。時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衮辭堂饌。時以為衮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國用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爾。安石曰。不然。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

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譏武帝之不明也。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荅之。會安石草詔引常袞事責兩府。遂不復辭○京師地震○十二月。邵亢罷○夏人誘知保安軍楊定等殺之。詔貶种諤隨州安置。以韓琦知永興軍。經略陝西。郭逵爲鄜延宣撫使。詔夏人以塞門安遠砦來易

王韶上平戎策

涇州○以王韶管幹秦鳳經略司機宜文字。韶遂行邊。西蕃俞龍珂帥其衆內附。初。韶為建昌軍司理。詣闕上平戎策三。以為西夏可取。欲平西夏當復河湟。今古渭之西熙河蘭鄯皆漢隴西等郡。唃蕃唃厮囉一族國其間。宜併有之。以絕夏人右臂。帝異其言。安石以為奇謀。故以韶經略秦鳳機宜文字

弼再相

己酉 二年 遼咸雍五年○夏惠宗秉常乾道元年 春二月。

以富弼為司空侍中平章事。初。弼自汝州入覲。詔命免拜。坐語。帝從容訪以治
弼諫果於有為
道。弼知帝果於有為。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窺測。則姦人得以傳會。當如天之鑒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弼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先布德澤。願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賞邊功。干戈一起。所係禍福不細。帝默然。欲留之。

弼辯災異非數

力辭赴郡。至是召拜司空左僕射。時帝以災變避正殿。減膳徹樂。王安石言于帝曰。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弼在道聞之。歎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及入對。

駁論小人變法

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為喜怒。喜怒為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姦憸得志。又令中外之務。漸有更張。此必小人獻說於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覬者。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所望哉。願深燭其然。無使有悔

胡氏安國曰

春秋非五經比也。洚水

警予。與鳳凰來儀。並載於虞書。大木斯拔。與嘉禾合穎。同垂於周史。春秋不書祥瑞。而盡書災異。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自安石建議。以春秋為腐爛朝報。經筵不以進讀。科目不以取士。馴至崇觀之間。姦臣用事。一卉一木之異。指為嘉瑞。天地災變。隱而不言。是與春秋正相反也。胡氏之論。蓋攻安石學術之亂天下也

以王安石參知政事。帝欲用安石。曾公亮力薦之。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問之。介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闊。若使為政。必多更變。介退。謂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帝問孫固。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帝不以為然。竟用安石。謂之曰。人

安石言立法度

皆不知卿以為卿但知經術不知經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也帝曰卿所設施以何為先安石對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

○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詔陳升之王安石領其事以蘇轍呂惠卿檢詳文字章惇為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初王安石言昔周置泉府之官以權制無併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

財。後世唯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為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脩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安石猶恐帝不決意任之。復言曰。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臣謂堯與群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況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而不為異

邵子聞杜鵑知亂

論所感。帝曰。有一人敗事而遂廢所圖。此所以少成事也。先是治平中。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不二年。上用南士作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至是雍言果驗云。時安石與劉恕友善。欲引實

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為辭。且曰。天子方屬公以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為先。安石遂與之絕

○夏人寇秦州○夏。四月。大旱。詔群臣言闕失○參知政事唐介卒。介簡伉敢言。居政府數與王安石爭辯。而安石強解。帝主其說。介不勝憤。遂疽發背卒○以薛向為江淮發運使○立免役法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未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

蘇轍請免官戶

之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凡數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隨戶等均取雇直。既已用足。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謂之免役寬剩錢

詔劉彝等八人劉彝。謝卿材。侯叔獻。程顥。盧秉。王汝翼。曾伉。王廣廉察農田水利賦役于天下。蘇轍言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為生。故無逃亡之憂朴魯而少詐。故無欺嫚之患。今乃舍此不用。竊恐掌財者必有盜用之姦。捕盜者必有寬縱逸之弊。唐楊炎為兩稅。取大

曆十四年應干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租調與庸既無之矣。今兩稅如舊。柰何復取庸錢。且品官之家。復役已久。蓋古者國子俊造。將用其才者。皆復其身。晉史賤吏。既用於官者。皆復其家。聖人舊法。良有深意。柰何至於官戶而又將役之耶。不聽。○五月。罷宣徽北院使王拱辰。判應天府。以議新法不合。罷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滕甫。安石方議新法。恐甫言而帝信之。出知鄆州。尋

徙知定州○置賣鹽場于永興軍。罷通商法○罷知諫院錢公輔。以言滕甫不宜去。薛向變法當黜怫王安石意。出知江寧府○以韓維為翰林學士○六月。罷御史中丞呂誨。初王安石既執政。帝倚任之。士大夫多以為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

呂誨劾安石得貶

光愕然曰。衆喜得人。柰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為是言邪。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己。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上疏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今略疏十事。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毗。情僞不得知。邪正無復辯。大姦得路。群陰彙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

安石之迹固無遠略。唯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安石亦求去位。帝詔視事宜如故。誨遂求去。乃出知鄧州。誨三居言職。始論陳旭。次論歐陽脩。景後論王安石。凡三見黜。人推其鯁直。○以呂公著為御史中丞。時安石嗤呂公弼不附己。乃白用公弼弟公著為中丞以偪之（皆夷簡子也）公弼果力

議新法相繼罷貶

求去。帝不許。公著言於帝曰。惟人君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言。則不為邪說所亂矣。帝曰善○罷翰林學士權開封府鄭獬。獬不肯行新法。王安石惡而出之杭州○秋七月乙丑朔。日有食之○行均輸法。以薛向領其事○八月。貶侍御史劉琦。御史錢顗監處衢州鹽酒稅（以議新法忤安石貶）貶殿中侍御史孫昌齡通判蘄州（論新法忤安石）○罷判國子監范

純仁。初。純仁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曰。卿善論事宜為朕條陳古今治亂。可為監戒者。遂作尚書解以進。曰。其言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力行之。加同脩起居注。及薛向行均稅法於六

范純仁劾安石

路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欲脩先王補助之政今乃效桑羊行均輸之法而使小人為之掊克生靈歛怨生禍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啓廸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異己者為不肖合意者為賢人劉琦錢顗等一言便蒙降黜在廷之臣方太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至哉

純仁沮新法得罷

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咎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職改判國子監去意愈確執政使諭之曰毋輕去已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顧也純仁每上章疏激切帝悉不付外純仁盡錄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帝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尋徙成都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其沮格以事

左遷知和州○以程顥權監察御史裏
行。顥河南人。初舉進士。調晉城令。民以
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
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恤。而姦偽無所
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
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
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
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
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為

社會。為立科條。旌其善惡。使有勸有恥。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至是呂公著薦為御史。帝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頻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顥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才為言。務以誠意感悟人主。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弗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為卿戒之。○貶判刑部劉

立常平給斂法

述知江州○罷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轍與呂惠卿論多不合。會遣八使于四方。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而莫敢言。轍以書抵王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出為河南府推官○九月。立常平給斂法。初。王安石既與呂惠卿議以常平羅本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斂。一如陝西法陝西轉運使李參以部內所轄多戍兵。而糧儲不足。審訂其缺。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餘糧令既具。出示蘇轍等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

蘇轍諫青苗法

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

貴甚賤之病。晏之所言。則漢常平法耳。安石由是而止。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言方春農事興而民苦乏。燕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其事與青苗法合。於是決意行焉。○以呂惠卿為崇政殿說書。判司農司。司馬光諫曰。惠卿憸思簟反。利口也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負謗于中外者。皆惠卿所為也。帝曰。惠卿進對

明辯亦似美才。光對曰。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帝默然。○冬。十月。富弼羅。時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十上。帝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遂出判亳州。弼常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攩扇。千岐萬轍。必勝

趙瞻鄭獬論青苗罷

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於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以陳升之平章事○郭逵城綏州改名綏德城○以嵬名山為供備庫使。賜姓名曰趙懷順○十一月。詔韓絳制置三司條例○頒農田水利法○置交子務于潞州○罷開封府判官趙瞻○置提舉常平廣惠倉官○十二月。知青州鄭獬乞罷。從之。獬言青苗之害。不忍無罪之民。陷于憲網○下龍

圖閣學士祖無擇秀州獄。貶為忠正軍節度副使○遼加耶律乙辛太師乙辛用事。勢振中外。門下饋賂不絕。凡阿順者蒙薦擢。忠直者輒斥竄○王韶乞治秦州閒田。許之。貶秦鳳經略使李師中知舒州師中在秦持重總大體。王韶築渭涇。上下兩城。師中與韶議不合。安石主韶議。貶之

庚戌 三年遼咸雍六年 春。正月。判尚書省張方平乞罷。許之。出知陳州陛辭。極論新法之害。帝為之憮然○二月。陝西安撫使韓

琦乞罷新法。王安石遂稱疾不朝。詔諭之。乃復視事。琦上疏曰。臣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立條約。乃自鄉戶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陌。三等以上。更許增借。且鄉戶上等并坊郭有物業者。乃從来兼并之家。今令多借之錢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絶相違戾。又鄉村每保須

韓琦乞罷新法

有物力人為甲頭。雖云不得抑勒。而上戶必不願請。官吏防下戶不能送納。豈免差充甲頭。以備代陪。陛下勵精求治。若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乞盡罷諸路提舉官。依常平舊法施行。帝神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

使者亦强與之。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陛下脩常平法。所以助民。至於收息。亦周公遺法也。帝終以琦說為疑。安石遂稱疾不出。帝諭執政罷青苗法。曾公亮陳升之。欲即奉詔。趙抃獨曰。新法皆安石所建。不若俟其出。由是連日不決。安石因求去。詔吕惠卿諭旨。安石乃起。持新法益堅。詔以琦奏付制置條例司。安石令翰林學士兼

司馬光講守法

三司使曾布。條析其不然。刋石頒之天下。琦申辯愈切。且論安石妄引周禮以惑上聽。皆不報○以司馬光為樞密副使。固辭。許之。時帝御邇英閣聽講。光讀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對曰。寧獨漢法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

呂惠卿講變法

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曰。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光對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為世輕世重也。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脩之。非

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德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辭塞。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蠹食下戶。至饑寒流離。況縣官督責之威乎。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為

光言青苗之害

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惠卿曰。光所言皆吏不得人。故為民害耳。光曰。如惠卿言。乃臣前日所謂有治人無治法。吳申曰。司馬光之言可謂至論。帝欲大用光。王安石曰。光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然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為重。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漢韓信立漢幟。趙卒氣奪）

司馬光辭樞副

及安石稱疾。乃以光為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疏凡七上。收還誥敕〇授河州刺史瞎毡丁木征金紫光祿大夫

○陝西四路安撫使韓琦請罷。許之。琦以論青苗不見聽。請解四路。止領大名府路。王安石欲沮琦。從之。○三月。始策試舉人。罷詩論賦三題。○夏四月。貶御史中丞呂公著知頴州。監察御史王子韶等皆罷。青苗法行。公著上疏曰。自古有為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為非。而主議者

一切詆為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王安石怒其深切。悉皆罷去○趙抃罷。自新法行。抃數言其非便。會安石稱疾。帝將改其法而抃請俟安石出。既出而持初議益堅。抃始大悔。上疏言安石強辯自用。違衆罔民。順非文過。奏入。懇求去位。乃出知杭州○以韓絳參知政事○監察御史程顥乞罷。許之。時新法行。中外皆以為非。攻王安石甚力。

顥被旨赴中臺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為之愧屈。顥上疏言。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捨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況於措置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與大計。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

李常貶

寖衰。尤非朝廷之福。臣奉職不肖。論議無補。望免前奏。且賜降責。安石素與顥善。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之。但出為京西路同提點刑獄。顥固辭。乃改授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〇貶知諫院李常通判滑州。常請勿收青苗息。安石不從。常上疏曰。條例司始建。已致中外之議。至於均輸青苗斂散取息傳會經義。人且大駭。何異王莽猥析周官片

言以流毒天下。又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勒民出息。帝詰安石。常遂落職○貶監察御史裏行張戩知公安縣。戩屢言王安石亂法。故黜○以李定為監察御史裏行。罷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及同知諫院胡宗愈。先是李定為秀州判官。孫覺薦之朝。召至京師。李常見之曰。民謂青苗法如何。定曰。民便之。常曰。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為此言。定

即往白安石。安石大喜。立薦對。帝問之。定曰。民甚便之。於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遂拜御史裏行。胡宗愈言御史當用學士。及丞雜論薦。又須官博士員外郎。今定以幕職得之不可。會宋敏求等言定不由銓考。隳紊朝制。封還制書。詔諭數四。頌等執奏不已。並落職。天下謂之熙寧三舍人。胡宗愈亦罷〇以謝景温為侍御史知雜事〇知金州張仲宣坐

枉法贓。法官援知台州李希輔例。杖脊黥配海島。判審刑院蘇頌言于帝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今黥之。使與徒隸為伍。雖其人無可矜。所重者汙辱衣冠耳。帝曰。善。詔免杖黥而流海外。因著為令〇五月。詔羅制置三司條例。以其事還中書。王安石復稱疾不朝。詔諭之。乃起視事〇

[朱] 立賢良科〇六月。以李定為崇政殿說書。羅監察御史陳薦。薦言定為涇縣主簿。聞

庶母仇氏死。匿不為服。安石力救之。故貶
○秋七月。呂公弼罷○以馮京為樞密副
使○罷監察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徙李
定撿正中書吏房。旦等論李定乃不孝之
人。豈宜居勸講之地。併論安石之罪。故罷
旦等而徙定○八月夏人寇環慶州。以韓
絳為陝西宣撫使○判司農司呂惠卿以
父喪去職。以曾布代之○以劉庠知開封
府○九月曾公亮罷公亮以老求去。遂拜司空兼侍中

司馬光乞差范

劉氏深源曰王安石之進。始於曾公亮。呂惠卿進亦始於公亮。公亮始欲結黨以排韓琦。而不知琦因押班之責。知幾而去。彼小人易進而難退。變法之禍。公亮可逃其罪邪

以馮京參知政事。吳充為樞密副使。京為中丞。嘗上疏論王安石更張失當。累數千言。安石指為邪說。請黜之。帝不從而亟用之○翰林學士司馬光乞差前

祖禹同修通鑑

知龍水縣范祖禹。同脩資治通鑑。許之祖禹。鎮從孫也光讀資治通鑑張釋之論嗇夫利口。光曰。孔子稱惡利口之覆邦家。夫利口何至覆邦家蓋其人能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以為然。則邦家之覆。誠不難矣。時呂惠卿在坐。光蓋指之也○策賢良方正之士。罷台州推官孔文仲還故職○翰林學士司馬光乞罷。許之。乃以端明

張方平罷

范鎮上疏致仕

殿學士知永興軍○作東西府居執政○貶知山陰縣陳舜俞監南康軍鹽酒稅以議新法謫○宣徽北院使張方平乞罷。許之。出判應天府○冬。十月。陳升之以母喪去位○翰林學士范鎮乞致仕。從之。上疏曰。臣言不行。無顏復立于朝。請謝事。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諫官孔文仲制舉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

欲以為御史。御史臺為之羅陳薦。舍人院為之羅宋敏求李大臨蘇頌。諫院為之羅胡宗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為之罪帥臣李師中。及御史謝景溫一言蘇軾。則下七路掎摭其過。執政不悅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況彼二人。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其能逃聖鑒乎。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

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王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顫。乃自草制極詆之。遂以户部侍郎致仕。凡所宜得恩典。悉不與。鎮表謝。略曰。願陛下集群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平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此。

立更戍法　立保甲法

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日與賓客賦詩飲酒或勸使稱疾杜門鎮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司馬光嘗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十一月夏人寇大順城燕達敗之○十二月立諸路更戍法舊以兵雜戍者遣還本路立保甲法其法十家為保五十家為大保十大保為都保選衆所服者二人為都保正副凡保丁聽自置弓箭習武藝○以韓絳王安石平章事王珪參知政

更定科舉法

事珪為學士承旨。典內外制十八年。嘗因齋宮賦詩。有所感嘆。帝聞而憐之。故有是命行免役法於天下○折克柔卒。以其弟克行權知府州事

辛亥 四年 遼咸雍七年○夏天賜禮盛國慶元年 春。正月。韓絳使种諤帥師襲夏人于羅兀。大敗之。遂城羅兀○粥廣惠倉田 廣惠倉田。本絕戶業以賑濟者也。王安石請鬻之。以為河北東西陝西京東四路常平倉本錢二月。更定科舉法。罷詩賦及明經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士。從王安石議也○詔

司馬光罷

治吏沮格青苗法者○三月夏人寇撫寧堡陷之。詔种諤潭州安置。尋貶賀州別駕○詔給諸州學田。增置教官。率給田十頃○詔察奉行新法不職者○韓絳免。以撫寧堡失守也○夏四月。以司馬光權判西京留臺。光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若臣罪與范鎮同。

即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父之。乃從其請。光既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開封府推官蘇軾乞罷。許之。初。軾自直史館判官告院。及議貢舉。與帝意合。即召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軾曰。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帝竦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時王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軾因試進士。

蘇軾策問

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符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為問安石滋不悅使侍御史謝景溫論奏軾向丁憂歸蜀乘舟商販詔下六路捕逮篙工水師窮治無所得軾請外通判杭州○以鄧綰為侍御史判司農寺綰初通判寧州知王安石得君專政乃條上時事且言陛下得伊周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

民莫不歌舞聖澤。誠不世之良法。復貽書安石極頌其美。由是安石力薦於帝。遂召對。或問當作何官。綰曰。不失為館職。得無為諫官乎。明日果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還我為之。時呂惠卿居憂。曾布不能獨任。安石欲籍綰以威衆。故有是命。○五月。高麗來貢（高麗為遼所阻。不通中國者四十二年。至是福建轉運羅拯。命商人黃真

通好於是來貢○翰林學士知開封府韓維乞罷。許之。維上言諸縣團結保甲鄉民驚擾。至有截指斷腕以避丁者。乞俟農隙排定。帝遂變河東陝西三路義勇如府畿保甲法。安石由此益惡維。帝欲命維為御史中丞。維以兄絳居政府。力辭。乃出知襄州○六月。知青州歐陽脩乞致仕。許之。脩以風節自持。既連被汙蔑（莫結反。汙血也）年六十。即乞謝事。及徙青州。上疏

富弼落使相

請止散青苗錢。王安石惡之。脩求歸益切。馮京請留之。安石曰。脩附麗韓琦。以琦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乃以太子少師致仕。○貶判亳州富弼官。徙判汝州。以沮格青苗詔旨。乃落使相。○秋七月。貶御史中丞楊繪知亳州。御史劉摯音至監衡州鹽倉。遣察訪使促成役書于諸路。繪上疏曰。老成人不可不惜。今舊

楊繪言群賢未老求去

臣多引疾求去。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年五十有八。歐陽脩年六十有一而致仕。富弼年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安石聞而深惡之。劉摯上疏言陛下有勸農之志。今變而為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為聚斂。其言愛君憂國之言者。皆無以容於其間。今天下有喜於敢為。有樂於無事。彼以此為流俗。此

以彼為亂常。此風浸盛。漢唐黨禍必起矣。孽嘗面對。帝問從學王安石耶。安石稱卿器識孽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會繪論提刑趙子幾怒知東明縣賈蕃不禁遏縣民致使訟助役事。撫以他故下蕃於獄而自鞫之。是希安石意旨而致縣令於罪也。孽亦上言趙子幾挾撫賈蕃是欲箝天下之口。乞按子幾挾情之罪。安石大怒。命知諫院張璪

詰之。璨辭。遂出知蔡州。而改命曾布為之。摯復上疏曰。陛下夙夜勵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至於安且治者。誰致之耶。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為已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闔動搖。舉天下無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

之事興至於求水利行淤田併州縣興事起新難以偏舉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曆日而官自粥之推此以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為無能佞少儁辯者取之為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為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為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獨與一掾屬決之然後落筆同列預聞反在其後故奔

走乞丐之人。其門如市。令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竄摯嶺外。帝不許。詔貶謫

呂誨以疾喻政

○提舉崇福宮呂誨卒。先是誨乞致仕。上疏言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

誨屬司馬光

藥有標本。治療有後先。妄投湯劑。率情任意。差之指下。禍延四支。寖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秖憚跬庑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蓋以身疾諭朝政也。誨病亟。手書屬司馬光為墓銘。光往省之。至則目且瞑。光呼曰。更有以見屬乎。誨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遂卒。〇八月。復以春秋三傳試貢舉士。王安石嘗言春秋經為斷爛朝報。故貢舉不以春秋

取士。至是帝命復之○議取河湟。置洮河安撫司。命王韶主之○九月。以鮮于侁為利州路轉運副使。時詔監司各定所部賦役錢數。利州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判官鮮于侁曰。利州民負地瘠。半此可矣。瑜不從。遂各為奏。時諸路役書皆未就。帝是侁議。諭曾布頒以為式。因黜瑜而擢侁。既為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吏詰之。侁曰。青苗之法。願取

解于侁三難

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強之哉。蘇軾稱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為三難。○募民粥坊場河渡。○以王雱為崇政殿說書。雱。音滂。雱。安石子也。為人慓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年十三時。得秦卒言洮河事。嘆曰。此可撫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吾敵強而邊患博矣。故安石聞王韶開熙河議。因力主之。未冠。已著書數十萬言。舉進士。調旌德尉。雱氣豪。

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帝知自用。乃以雱所作策論天下事三十餘篇達于帝。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召見。除太子中允說書。安石更張政事。雱實導之。安石一日與程顥語。雱囚首跣足。携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為人所沮。故與程君議之。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于市。則法行矣。安

唐垌力劾安石

石遽曰。兒誤矣○貶同知諫院唐垌為潮州別駕。垌奏二十疏論時事。皆留中不出。垌乃因百官起居日。扣陛請對曰。臣所言皆不臣不法。請一一陳之。遂召升殿。乃搢笏展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座聽劄子。安石遲遲。垌訶之曰。陛下前猶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悚然而進。垌大聲宣讀。凡六十餘條。大要以安石專作威福。曾布等表裏擅權。天下但知

憚安石威權。不復知有陛下。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厮僕。且讀且目珪。珪慙懼俯首。元絳薛向陳繹。安石頤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璪李定。為安石爪牙。張商英乃安石鷹犬。逆意者雖賢為不肖。附己者雖不肖為賢。至詆安石為李林甫。盧杞。帝屢止之。坰慷慨自若。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閤門糾其瀆亂朝儀貶潮

立太學三舍法

州別駕。既而靈臺郎尤瑛。言天陰星行失度。宜退安石。安石怒。黜瑛配英州○冬。十月。立太學生三舍法。初入學為外舍。不限員。外舍升內舍二百員。內舍升上舍一百員。生員各治一經○立選人及任子出官試律令法○十二月。安定郡王從式卒

壬子 五年遼咸雍八年 春。正月。置卒察謗時政者收罪之○二月。以蔡挺為樞密副使○三月。南平王李日尊卒。子乾德嗣

富弼致仕

乾德幼。母黎氏燕燕太妃與官者李尚吉同主國事○判汝州富弼乞致仕。許之。時弼至汝。上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遂以司空致仕。進封韓國公。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王安石有所建明。帝却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即當至矣。其敬之也如此○立文武換官法○置市易務于京師。以呂

行保馬法立武學

嘉問提舉其事○夏四月置弓箭手于兩河○五月以古渭砦為安遠軍以王韶知軍事○以青唐首領俞龍珂為供奉官賜姓名曰包順○論辟田疏水功加賜知唐州趙尚寬等秩○立保馬法文彥博以為不便安石持論益堅乃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令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六月詔分經義論策為四場以試貢士○立武學○

歐陽脩卒

遼于越耶律仁先卒仁先為耶律乙辛所忌。出為南京留守者數年。能恤孤惸。禁姦慝。議者以休哥之後。惟仁先一人耳○秋。閏七月。詔章惇察訪湖北經制蠻事北江則彭氏主之。有州二十。南江則舒氏有四州。田氏有四州。旬氏有五州。皆自太祖已來。受朝命隸辰州入貢者。及惇往經制。蠻自相繼納土。願為王民。始剏城砦。比之內地矣八月。王韶大敗羌人。遂城武勝以為鎮洮軍○觀文殿學士致仕歐陽脩卒。太常初謚曰文。常秩脩門人曰。脩有定策之功。請加以忠。乃謚文忠○詔求歐

少華山崩

陽脩所撰五代史○王韶敗西蕃木征于鞏令城○以石鑑知辰州○立方田及均稅法○九月少華山崩○冬十月置熙河路升鎮洮軍為熙州以王韶知州事○十一月河州首領瞎藥来降以為内殿崇班賜姓名曰包納○張商英有罪貶監荆南稅商英附王安石得權御史裏行因劾樞密院吏徇私語侵文彦博彦博求去帝怒謫之○分陝西為

安石非守財之說

永興秦鳳二路○章惇開梅山。置安化縣○十二月。帝謂宰執曰。本朝祖宗。皆愛惜天物。不肯橫費。漢文帝曰朕為天下守財耳。安石曰。人主若能以堯舜之政澤天下之民。雖竭天下之力。以奉乘輿。不為過當。守財之言非天下正理。然安於儉節。自是盛德。足以率勵風俗○以陳升之為樞密使○王韶築熙州諸關砦○

癸丑　六年　遼咸雍九年

春二月。王韶取河州。

置脩經局

獲木征妻子○以呂惠卿為翰林學士○以鄧綰為御史中丞○三月。置脩經局。以王安石提舉其事訓詩書周禮義。以呂惠卿。王雱同脩撰○詔置諸路學官○詔進士將授官者。悉試明法○封李乾德為交阯郡王○文彥博罷。彥博久居樞府。以王安石多變舊典。言于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撫采衆論。以靜重為先。陛下勵精求治。而人心未安。

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弊爾。及市易司立。至果實亦官監賣。有傷國體。凡衣冠之家。罔利於市。縉紳清議尚所不容。豈有堂堂大國。皇皇求利。而不為物議所非者乎。不報。因求去益力。遂以司空判河陽府。身雖在外而帝眷有加。○夏四月。甲戌朔。日當食不見。○置律學。○詔同知太常禮院劉攽通判泰州。攽博記能文

世稱三劉

知南康軍周敦頤卒

章。政事。與兄敞。及敞子奉世。名相埒。世稱三劉。放與王安石論新法不便。遂貶○置疏浚黃河司。以范子淵為都大提舉○五月。播州蠻酋楊貴遷來貢○湖北蠻向永晤。舒光銀以其地來降○瀘川夷羅晏叛。詔熊本察訪之○六月。知南康軍周敦頤卒。敦頤。道州營道人。初名敦實。避真宗諱改焉。初。用舅鄭向任為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

立辯。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調南安司理。有囚法當不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敦頤力與辯。逵不聽。敦頤委手板。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囚得釋。調桂陽令。改知南昌。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為憂。而又以汙穢善政為恥。歷合州判官。夔州通判。知郴州。為廣東轉運判官。知南康軍。年五十七而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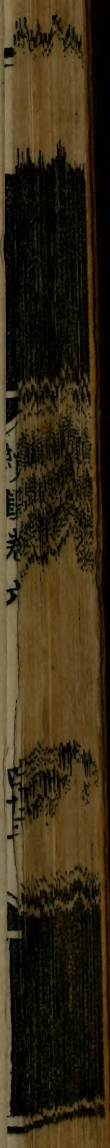
太極圖通書

濂溪先生

敦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原大有功於學者為南安司理時通判程珦以其學為知道因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敦頤既至南康即築室于蓮花峰下前有溪合于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學者稱為濂溪先生○大蝗○秋七月分河北為東西路

復熙洮等州賞王安石

○不雨○八月。復周制。比閭族黨之法○九月。置和糴倉于兩浙○詔興水利○初策武舉之士○木征復入河州。王韶伐取之。岷宕洮疊首領。皆以其城降。帝受賀于紫宸殿。賜王安石玉帶。韶既復河州。會降羌叛。韶回軍擊之。木征以其間據河州韶進破訶諾木葳城。穿露骨山。南入洮州境。道隘釋馬徒行。或日至六七。木征留其黨守河州。自將尾官

軍。詔力戰破走之。河州復平。岷州首領木令征以城降。詔入之。自是宕洮疊三州。羌酋皆以城附。詔軍行五十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以萬計。○初收免行錢。○冬。十月。詔浚直河于大名。○章惇討懿州蠻降之。○不雨

資治通鑑節要續編卷之六